

卧
龙
生



鬼劍神刃

目 录

一、	南侠	北盗		(1)
二、	慧眼	盲目		(19)
三、	羌酒	蛇毒		(77)
四、	强汉	弱女		(97)
五、	郡主	奴才		(114)
六、	鹿女	鹰童		(134)
七、	热血	僵尸		(166)
八、	妖娆	英俊		(185)
九、	鸟角	白翅		(205)
十、	采色	采莲		(232)
十一、	山魑	山神		(266)
十二、	龙泣	龙吟		(290)
十三、	官差	女贼		(315)
十四	红唇	兰烟		(354)
十五、	蠢谋	绝计		(380)
十六、	逃犯	新郎		(392)
十七、	亲人	仇人		(428)

十八、小妞	老鬼.....	(448)
十九、冤仇	情爱.....	(476)
二十、童子	圣医.....	(493)
二十一、真贼	假尸.....	(520)
二十二、红粉	骷髅.....	(536)
二十三、冷月	寒星.....	(574)
二十四、火箭	竹楼.....	(588)
二十五、恩师	叛徒.....	(619)
二十六、童真	童贞.....	(636)
二十七、血菊	墨菊.....	(651)
二十八、菊剑	竹剑.....	(675)
二十九、雨中	雾中	(689)

“是的，桃花坞就在前头不远了。”

她俯身倒酒，一对胸乳送到他的眼前，像一对花儿在风里颤动了一下。

紫荆：“落在子恶和无病手里的那一对男女有来头，你知道吗？”

妖娆渔女：“知道的，英雄。”

紫荆：“你们可商量过，怎么处置？”

妖娆渔女一笑妖娆：“前头商量的不算数啦，船一进梅花坞，我会叫子恶和无病马上把人交还给你，听英雄发落。”

妖娆渔女一笑，脸颊上显出一对深深的酒涡儿。这是她最动人的地方。

紫荆：“不，我是问，你们原来怎么打算？”

妖娆渔女：“冒犯了，大英雄……原来我们见那杨飞出手很阔，想弄他的钱，那杨飞又恨你，又怕你，是他雇我们的……”

船尾传过来“丝丝，丝丝”的声音。

尉迟英俊依然荡着桨，不紧不慢的，脸上纹丝不动。

但，他腰间的乌梢蛇从骷髅眼窝里探出头来，吐着黑闪电般的舌信，它似乎在代替着尉迟英俊，向她说话：

你不觉得说得太多了吗？

妖娆渔女回了一眼：

连这点普通的常识都不懂吗？人，可以骗；鬼，却不能骗，“鬼剑”的主人，你说人是人是鬼？

酒壶里的酒完了。要到坛里去打酒。

坛在舱里，所以她要进那个小小船舱。

遮住船舱的帘布只是随地撩起来的，她要进舱，一碰，不就掉下来啦？

隔开一层布帘，这儿的味儿就浓起来啦！

味儿？

就是那种一男一女呆在一块儿时所需的味儿嘛。

“你没说完！”紫荆给她接上话茬儿。

“我们原来想摸了钱以后，把你们三个人都卖给耕读馆舍的紫衣人。”

“耕读馆舍？紫衣人？”

“就在于山脚下，听说那儿的紫衣主人要抓你们，可是没抓成，让你们跑了，现在抓到也不晚嘛，他们出的价也许更大！大英雄，得罪啦！”

“说，你说得很好。说……”

“子恶和无病都不同意，他们想要，要那个女的，可是也要钱，要，他们什么都要……”

妖娆渔女似乎说不下去，脸上泛起艳艳的酡红，好象喝了第四十一杯的不是紫荆，是她。

她羞。

羞色最美。

紫荆瞟了她一眼，把第四十一杯酒喝了下去，连同她的羞色。

她又俯下身来斟酒，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吸进他一身男性的气息……

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泛透了她的全身；

她渴望，渴望他，哪怕抚摸她一下……

她斟酒的手在发抖，酒斟得断断续续，还洒出几滴到杯外的桌子上……

她连忙从凉竿上扯下一块布，擦桌子；

她的胸乳轻轻地在他的肩上蹭了一下；

噢……原来这么畅快！

全身的血都在奔腾，奔腾，血向脸上涌去，向脑门涌去……热烘烘，软麻麻，昏沉沉的……

她觉得乳房在澎涨，澎涨，乳峰开出两朵花来啦……

干这种事她绝不是第一次！

但像这样的感觉，她是第一次。

逢场作戏，当什么真？有些“猪”把老娘当鸡来摸；好，你就来把！刀尖指他喉龙管，他还以为给他搔痒痒……

可是他……

妖娆应该是去撩他的，现在反而把自己给撩得全身起了火……

我不相信，给你真的，你会不动声色？

桃花坞就在前头了。

尉迟英俊看着布帘动了两下，里面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：

——妖娆姑娘，酒是倒在酒杯里呢，还是倒在你的酒窝儿里呀？

——酒杯里，酒窝里都有酒，你……随便喝，好！上钩了！

尉迟英俊加了一把力，船拐进了内河。

四十一杯下去啦，谁也该倒了，可是这个男人中的男人哟，他神智还很清醒……

一辈子真能陪上这么一个男人，我也该心甘情愿了……

她似乎真还有点儿动了感情，可是钱……

船舱很小，空气变得十分闷热，他已经醉眼迷离地躺下去了。

我的大英雄，大男子汉，拿你这颗俊头颅去换五百两，——我想一定换得到……，只不过，嗨，真有点儿太可惜了……你可别醉死，我给你，让你仙一次，疯一次，狂一次……我可以等你仙够了，狂足了再……

她剥了自己的衣服，把雪白酥软的身子靠了过去……

他是否太清醒了一点，一把就把她的身子搂了过去，她还没来得及放出她柔媚的功夫，立即觉着了腰间的麻穴受到了袭击……

糟，今天要栽！

她正想喊出声，向尉迟英俊求援……

“嘘！你要是叫出声来，是不是太煞风景啦？太不够朋友啦？我要叫你变成哑巴，手续是很简单的，你不相信吗？”

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留下你的这张嘴，只想和你做一笔生意。”

“你和我？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杨飞出多少钱买我的脑袋？”

“伍……伍佰两。”

“把我卖给‘耕读馆舍’的紫衣人呢？”

“伍……伍佰两，大概卖得上……”

“你们四家合伙，你分不了多少嘛。”

“大英雄，我认栽了，我有的都在这儿啦，都给你，我甘愿，我不敢再起贰心……”

“怎么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啦？”

“我原来想卖给你一次，趁你……趁你那个时候，再点你的穴，刺你的猪……”

“现在不行啦，你除了一张嘴巴是活的，其他全死啦！”

“我认栽了还不行吗？认赔了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你现在是用自己的身子，去换别人的人头，像这样的生意你准备一直做下去？”

她默默，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想过。

“我和你做一次生意，让你挣十两黄金，也就是一千两银价，一次公平的买卖，可以吗？”

公平？这世界还有公平？

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就真她杀了这个紫荆，能拿到十两的赏钱，也是福气了，她是为舵主做事的，舵主得多少，她不敢问，更不能问……

她默然。

紫荆：“你嫌少？”

妖娆：“不，不，我从来就不敢做发财梦。”

紫荆：“你家里还有谁？”

妖娆：“一个人，我爹给留下一条船。”

喔！居然是个伶仃孤女。

紫荆：“你很美，刚才我已经动心啦……但是想到，你还要嫁人，是吗？”

她瞪大了眼睛，有点儿不敢相信，可她觉得这个男人确实和其他男人不一样，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也没有匆忙劫色；她的头就枕在他的手上，可他，真的什么也没有动她，为什么？

“你为什么不嫁？不是他们三个人都想娶你吗？”

“他们都不是人，我恨他们……如果要娶我，能让我干这样下贱的买卖吗？”

她的眼泪挂下来了，一个孤身女子，要活下去，真难！她知道就是她破了身，他们三个中随便一个也会娶她，他们不讲究！但，就是哪一个娶了她，依然还会叫她再这么干，为了钱，把她当钓饵，去钓鱼，钓男人，钓男人腰包里的钱！

命运，这也许就叫命运……

命运安排她必须对那些令她作呕的男人做笑脸，装媚态，没丈夫的时候这样，有丈夫以后还要这样！

幸亏当年她很认真地跟着父亲学来那一手点穴术。

几次，当她被疯狂的男人撕碎了短裤的时候，点穴术，救了她。

那情景下的男人：血红的眼睛，疯狂兽欲的表情，裸露着身子，被点穴后僵硬的躯身……

太丑恶了！

她已经遇到过四个了，一个比一个丑恶，一个比一个更令人作呕！

她遇到的唯一的，让她感到顺眼的男人。也许以后永远再也遇不到了，所以她决心，给他。给他，起码比给尉迟们——随便哪一个尉迟也要好得多。

可偏偏，他不要；

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很美！？

我很美吗？

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还要嫁人！？

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人为我想到这个？

她的眼泪雨一般地倒下来……

“别，别哭！有了这笔钱，以后别干，行吗？”

她怕自己哭出声来，咬住了嘴唇，好一阵子……终于说话了：“英雄有什么交代……我，不遗余力，……可是，我已经是下贱女人，身不由己……”

“……这个尉迟英俊，捏着你的生死？”

“他？小头目一个……今天提不回你的头去，就得割他的头！”

“原来你还有一个这么了得的老板？”

“我们都是舟帮弟子，帮主是邬水莲。”

“白翅龙邬水莲？”

“是。可是梅花坞十分舵，明听舟帮号令，暗有自己章程……”

“噢。”

“舵主就是尉迟子恶的儿子，叫迟美人。”

“女的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不姓尉迟，姓迟？”紫荆觉得奇怪。

“子恶怕他，只是他的奴才。迟美人是很厉害的角色，英雄此进桃花坞小心……”

“多谢诫告。”

说着又是几下她看不见的动作。她腰上又被点了几下，她长长地舒一口气，困穴尽解。

她好像走了一条长长的暗巷，突然走到了一派阳光明媚的草地上，浑身漫透了解脱的舒适感。

但，这美好的感觉那么短暂，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耻的感觉立即罩住了她的心——一个女人，赤身裸体地赖在人家的怀里，配谈正经事吗？

她双手掩面地，把个身子缩在他的怀里，莺莺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像个现形的妖怪，英雄不笑我吗？”

他扯过一条被单裹住了她的身了，轻声道：

“江湖上人家称我‘北盗’，‘火魔’，‘鬼剑’，我比妖怪还低一等……我只想自己向这个世界讨回一点公道……”他坐了起来。

“如果英雄不嫌弃，妖娆愿供驱使，只是别再和我讲生意，好吗？”她也坐了起来。

她直瞪瞪地望着他，似若在祈求着信任，祈求着寄托，却没有什么奢望。

但，他此刻沉默了，两眼射向帘蓬小窗的外面……

她有些失望，目光渐渐地黯淡了下来，幽幽然地说：

“我，也许做不了什么，……什么也做不了……”

他突然靠近了她，握住她的双手，轻声却急切地说：“船期！我要知道船期！”

妖娆渔女：“什么船期？”

紫荆：“最近有一条载着一个重要人物的皇家官船，从广州，开进马尾，我要知道准确的抵达日期！”

“我，每天都替你守着！”她说得好真实，全然不像她替他做些什么，而像他赐给了她什么。

披在她肩上的被单滑落下去，她任它滑落。此刻，好像，这并不重要。

她的肩露出来了，她的胸脯露出来了，她又裸着玉一样的身子，在他的面前。

但，很圣洁。

他双手抚着她的双肩，又把她拥进自己的怀里。轻轻地说：

“我怕很难还你这笔债。”

“十两黄金？”

“那轻而易举。”

“还有什么债？”

“一种债……说不清的债。”

“那是我欠你的……”

这里好像真的发生了一笔债务，道德的？律法的？还是情感的？……很难说清。

船体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船身摇晃。

他意识到，要发生什么事了，交代了一句。

“我要等的那个人是：北地王武勋！”

“水马！”尉迟英俊惊叫一声。

水马，舟帮俗语，是“死尸”的意思。

这年头，水里漂一两具水马，算什么？何必大惊小叫！

不，尉迟英俊可不愿他们太亲热；她可还寄托着他三分一的希望。四十一杯，酒攻之后再加一点色醉，他就该沉沉然了。

从来没有人能逃过这一关的。

他这一声叫是在问：“喂，好了没有？”

帘布动了动。

好像是妖娆渔女在回答：还没有好。

船身又震动了一下。

咦？好像是“活水马”。

尉迟英俊停了橹桨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向江里，船边望去

.....

哗——碰！

尉迟英俊收回身……他惊讶得目瞪口呆。

紫荆就站在他的身边。

一头水马从水里已被提上来了。就被放在船板上了。

完了！妖娆没有制服他……该死！

四十一杯下去，他的脸上没有一点酒色，他的身上没有一点酒气？

他什么时候出来的？他是怎么把这头水马弄上来的？

自己探身船外，回身船上，这功夫只够眨两下眼皮，怎么

来得从舱里出来，再拖个水马？

他？！他不是人，他是一头鬼。

难怪杨飞一再交代：此灯不省油：伍佰两银子，这钱不好赚那……

幸亏，一直把他当神明一样地供着……还有机会的！

“怎样，还呆看？水上人家不懂得淹的人该怎么救吗？”紫荆说得带着几分煞气！

“懂的，懂的，可……他已经死啦。”

“不！他活着，快把他弄醒。”

紫荆说着挥了挥手，手上平添了一枝羽箭。

大概是从这水马身上拔下来的。

“妖烧，快来帮一手。”

“来啦！”

她撩开布帘出来了，酥胸半露地，一边还在扣着衣服。大概是听说要弄水马，她得换件衣服。这件旧点儿，也更窄、更裹；但，这衣服似乎裹不住青春……

“大英雄，他臂上中的是毒箭。”尉迟英俊的口气带着几分惊讶。

紫荆：“你不是玩儿毒的吗？身上都带着毒窝，养着毒蛇，这一点毒，还摆弄不来吗？”

尉迟英俊：“是，我试试看。”

他跪下了身子，解下骷髅头带腰——蛇窝，拿在手上，口里叫着，骷髅头对着那人肩胛的伤口。

“丝利利利，丝利利利……”

丝丝，丝丝！乌梢蛇从鼻穴探出头来……

它的闪电舌信还远远没有触到伤口，似若万分畏惧地把头缩了回去。

尉迟英俊：“回英雄的话，他中的不是毒蛇。”

紫荆：“嗯？”

尉迟英俊：“如果是蛇毒，我的乌梢会吸毒，竹叶青，眼镜蛇，七步倒，大银环……它都能以毒攻毒，转瞬即愈。可是这个创口，它连碰一碰都不敢……”

紫荆：“快！靠岸。”

船已经进了桃花坞，远处的木码头已经依稀可见了。

尉迟英俊：“就这儿？到码头只要几竹竿了……”

紫荆不容置辩地喝了一句：

“靠岸！”

尉迟英俊哪敢再说什么，立即抽竿点水，拢船就岸。

紫荆不等他铺搭跳板，双手捧起溺水者一弹，飘身上岸。

就在一株荔枝树下，放平了身子，他没敢稍待，就坐在溺水者身旁，双手搭按在心口，提气、行功……

妖娆渔女正待俯身去拿跳板，突然觉着船身一动，小船向着木码头方向疾飞而去……

“你……”

那尉迟英俊也不答话，点了两杆，船到坞中水深杆点不着之处，他收竿撑舵扬桨，把小船架得飞快。

妖娆渔女心中明白，回头一眼，见荔枝树下的紫荆心不旁倾，只管救人，对英俊冷冷道：

“好，好，你把个五百两银子扔在岸边，我看你回去如何向美人交代？”

尉迟英俊看看船已远离岸边，哼了一声：

“过去，依你，护你，求你，把你当成金雕玉琢的观音佛，那只因为你见男色不动心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想得开，撑得住。原来只因为你还没有看得上的人；好，今天让你遇上了一个英雄啦，对上你的心意啦，你以为，刚才你们的幽幽情话，我没听见吗？”

妖娆渔女心中一惊：

糟！刚才的话让他全听去啦？……

但，随即思念一转：

不！这不可能，首先，在这行船期间，桨声未停——那也就是说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船尾，他没有那么好的听力，我的话他绝对听不到；而那英雄的话清晰得如丝如缕，更是只能容我一人之听，他哪听得半句？再者，尉迟英俊的最后一声“水马！”分明是发给我的暗号，还以为我已得手，如已听得我们的话，他绝不会如此。

略加思忖，她的心便定了下来，缓缓道：

“你说我在舱中情话幽幽，你学得出一句来吗？”

尉迟英俊：“若不是你心有所属，放了一码，那鬼剑还走得
出船舱吗？”

说话间，船已靠了桃花坞水码头。

妖娆渔女：“如果那家伙是个好斗的人物，你，为什么一路上要像个孙子似地侍候他，你以为四十杯青红就放得倒他吗？”

后来我又灌了足足两壶，他醉意刚起，被你那一句‘水马’冲得前功尽弃，亏你还敢指责我？你自己提头去见美人舵主吧。”

尉迟英俊：“妖女，胡言乱语！”

妖娆渔女：“你这木脸，罪该万死！”

“住口！”

岸上站着尉迟子恶，身后跟着十几号的舟帮弟子，子恶像立了功勋的大将军一样地八面威风地吼道：

“你们吵什么？舵主等着你们提鬼头去见他。有什么话，见舵主再做分说。”

妖娆渔女心中暗忖：

大英雄为那溺水老人行功，没有一个时辰难以收手，我若见迟美人舵主，难免俱道所以，由桃花坞舵主看守香堂，到荔枝林不过几箭之地，如果迟美人追到荔枝林，他行动未毕，那岂非要坐以待毙？

拖，拖过一个时辰！

主意一定，一把扯住尉迟英俊，叫道：

“子恶叔，你且评评理，若不是他这个木脸英俊阻挠，我早已刺了那猪割得鬼头，他……”

恰恰那尉迟英俊也想到了这一层。当他见紫荆坐地行功之时，明知可以趁机袭击，但功力悬殊，他不敢冒这个险，宁可不要这份功劳，而把这碗菜端给迟美人。

他心里紧着飞报舵主，哪里有心事与妖娆纠缠，见她伸手来扯，手腕挽了一个花，硬生生的一掌向妖娆渔女胸前拍去。

妖娆渔女成竹在胸，知他这一掌拍过定是要借她抗击之